

## 第一章 从延安到莫斯科

### 走进延安

我的家在湖北省汉阳县蔡甸，在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边。家乡的自然景色非常美丽，我记得，我家的周围芳草连天，湖塘密布。所以唐代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优美诗句。蔡甸有一个小山叫高至山，高至山的怀抱里有一个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小村子叫戴家庄屋，那就是我的出生地。我的家乡景色优美，但我家的日子却是黄连泡苦胆——苦到家了。我从记事起就没有见到我的父亲，母亲刘秀珍一人带着我和哥哥陈祖泽生活。母亲是一个小脚的农村妇女，生活自理能力差，家徒四壁，非常贫穷。我常常问母亲，我的父亲到哪里去了，她只是垂泪不答。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父亲陈昌浩参加了革命，是红军中的一个高级指挥员。因为我们是“共匪”，陈昌浩的家属，国民党到处搜捕我们。因为我小，母亲怕我说出去，所以从不告诉我。当时在家乡实在危险，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母亲带着哥哥和我，躲到武汉的亲戚家。亲戚家也很穷，记得那年武汉发大水，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们饿极了，就捞漂浮在水中的鸡头米（一种类似于莲蓬的植物，可食）吃，这样才活了下来。

1937年的一天 我父亲突然出现了 那一年我 9 岁。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见到我的父亲 当时我呆呆地看着他 觉得很陌生 没有多少话说，母亲则是泪流满面。没过几天，父亲就匆匆赶回延安。父亲这一次回来没有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 但他的回来 却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父亲回延安不久，就让我的叔叔陈俊带我去延安。从我父亲当时的情况看 他不便把我们全家都带到延安 我母亲是小脚 生活自理能力差 得让我 12 岁的哥哥照顾她的生活，所以只有我和叔叔前往延安。1938 年，正是日本鬼子大举进攻中国内地的时候，一路上 到处是难民潮 拖儿带女 扶老携幼 大哭小叫 惨不忍睹。本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我们准备从郑州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延安，不料我们乘坐的火车还没有到郑州就听说郑州北边的黄河大桥已被日本鬼子占领。往前走不可能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又退回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安排我们乘火车到洛阳，从洛阳改坐牛车前往西安。一路上风餐露宿，艰难跋涉，好不容易到了西安。到了西安后 找到八路军办事处 通过董必武同志的安排，我们又乘上了到延安的卡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 觉得非常稀奇 当然 更没有想到的是 将来我的毕生都要和中国的汽车事业结下不解之缘。汽车一离开西安，就再也看不到南方常见的绿色了，扑面而来的是漫天的黄沙，起伏不平、坑坑洼洼的公路沿着崎岖的山势蜿蜒曲折。经过几天的摇摇晃晃，我们终于到了延安。

## 保小生活

延安是抗战时期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到延安后，我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人生里程。

在延安，我和父亲一起住在杨家岭，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

是中央宣传部的吴亮甫、杨森 我们三家住的窑洞连在一起。不久后 我们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和刘少奇同志做邻居。这时我才知道，我父亲已和延安妇女大学教务长张琴秋结了婚。张琴秋这个人特别好 对我一点也不见外 非常关心和体贴 就像我的亲妈妈一样。我也很敬重她，一直叫她张妈妈。1939年我随父亲到苏联后，我母亲刘秀珍带着 13岁的哥哥也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张琴秋就像关心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他们，通过她的亲自安排，我妈妈参加了八路军，我的叔叔陈俊到抗大学习。1939年我到苏联后，见到张琴秋和沈泽民在苏联生的女儿张玛娅，此后我们一直以姐弟相称。解放后，张琴秋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让人难过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们母女俩和我父亲一样，都惨遭迫害致死，直到“文革”后才平反昭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逮捕和杀害，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在那血腥的日子里，许多烈士的遗孤和共产党人的后代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生活极其悲惨。如：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在他们的母亲杨开慧牺牲后，流落在上海街头，乞讨度日；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在武汉当了童养媳，受尽欺凌，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在农村给人家放牛；朱德的女儿朱敏被寄养在农村的亲戚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成立了延安保育小学（当时简称保小，北京育才小学的前身），集中了大批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对他们进行教育。我到延安后，也和其他孩子一样，进了保小，穿上了小八路的服装。从一个贫穷遥远的农村小孩变成了一个精神的小八路，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感，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更令我高兴的是，从此我再也不用躲躲藏藏，而是能和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小八路们在一起生活和玩耍了。在我看来，保小就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多小朋友吃住都在一起，老师也和我们吃住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

陕北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很差 到处沟壑起伏 可耕地较少 由于雨水的冲刷 植被破坏也很严重 是有名的穷地方 现在成了党中央的所在地 , 一下来了几万红军 那么多人 吃住都紧张 再加上蒋介石对边区进行封锁 , 想困死我们 , 所以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毛主席、朱总司令都面临粮食短缺 但对我们这些革命的后代 在吃穿上却是保证供应 真正是“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延安主要吃小米 我是南方人 开始吃不惯 , 一嚼满嘴跑 尽管如此 , 比起在家乡饿肚子还是不知要强到哪里去了。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 就是我们每周有一次大米粥 , 一餐白面馒头 还有肉。这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 , 但在当时 , 在延安却是件了不得的事。要知道 连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只有小米、山药和喂牲口的黑豆吃 而且还不够吃 我们却能吃上大米、白面和肉 这是最高的待遇了。这些东西哪儿来的呢 ? 这是宋庆龄在香港筹建的保卫中国同盟从社会各界、海外华侨那里募集的捐赠物资 , 专门援助抗日根据地的。党中央决定 这些物资首先保证保小 专门给我们这些延安的孩子。我那时 10 岁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人也特别好吃 每周吃大米白面的日子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保小的学习条件也很差 不像现在的学校 有教室、课桌 , 一人一把椅子 有黑板 有日光灯。保小什么都没有 每个孩子脖子上挂一块木板 上课的时候 大家围一圈席地而坐 木板往腿上一放就是桌子。条件艰苦 , 但我们学习的热情却不减 , 听课很认真 , 我的文化课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记得有一次老师给我们讲滥竽充数的故事 , 不学无术 , 到处混的南郭先生的形象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启发我们说 : “同学们 你们现在一定要刻苦努力 认真学习 掌握真本领 将来才能够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老师要我们结合故事每人写一篇作文 , 我的作文居然还得了奖。几十年过去了 老师的一席话 : “要学真本事 不做不学无术的南郭先生 将来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 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在保小除了学文化外，我们也和大人一样，每天要出操，有时还要野外行军。我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如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高岗的儿子高毅——高毅长得虎头虎脑的，绰号“老虎”，以及其他一大批小朋友。延安城里，延河岸边，黄土高坡上，到处留下我们的欢笑和足迹，这是我人生中充满欢乐的时光。刘少奇的家和我家两个窑洞紧靠在一起，我们是名副其实的邻居。我和允斌天天在一起玩。那时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这些领袖人物我们经常看见，他们很喜欢逗我们玩，因为熟，我们也常和他们开玩笑。高岗的脸上有麻子，我就喊他高麻子，他不但不生气，还一个劲冲我笑。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正常啊。延河边是我们小伙伴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游泳、打水仗、摸鱼，闹腾得天翻地覆。有一次，刘允斌在水里和我们玩，突然他说他能将摸到的鱼生吞下去。小伙伴们顿时闹腾起来，有大声叫好的，也有疑惑不相信的，唧唧喳喳吵成一团。刘允斌看了看我们，然后一头钻到水里，七摸八摸，一下子真的抓起一条手指头长的小鱼。一看到鱼，大家顿时安静下来，都盯着他，看他是不是真的要生吞鱼。刘允斌手里抓着鱼，得意地朝我们看了看，一仰脖子，竟然真的把小鱼一口吞了下去。我们一下子都叫了起来，称赞他是英雄，了不起。刘允斌也是满脸得意。刘允斌在我们中算是个小头头，什么事情都喜欢争强好胜，大家也喜欢和他一起玩。有一天，我和他在延安城里玩，他看到一个卖辣椒面的小贩，就上前和人家问起价来。小贩告诉他二角钱一勺。他回头对我说：“这一勺辣椒我一口就能吃下去。”

我平时怕辣，看着这一勺红艳艳的辣椒，认定他是吹牛，就说：“你要是能一口吃下去，我就出这二角钱。”

那个小贩也凑热闹：“嘿，你这个娃，人不大，口气倒不小，你要是能一口吃下去，我就不要钱。”

刘允斌两眼一睁，把满满的一勺辣椒面倒进嘴里，大口咀嚼

起来。看着他勇敢的样子 我既吃惊又佩服 从此 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和形影不离的伙伴。

## 奔赴“远方”

1939年夏天 我刚满 11 岁 就是这一年 我的生活中再次出现了重大转折。

我们家和刘少奇家两隔壁，我和刘允斌、刘爱琴兄妹天天都在一起玩 没有分开过 是最好的朋友。但突然一连几天 我没有看到他们 我觉得奇怪 就跑到他们家问：“刘伯伯 允斌他们呢？我怎么几天没有看到他们了？”

刘少奇对我说：“他们走了 坐车到苏联去了。”

我的头嗡的一下，“允斌他们走了？到苏联去了？”

那时 对我们来说 苏联是理想中最美好的地方 是天堂的代名词。他们能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 情绪很久不能平静。没有多久 大概是七八月份的一天晚上 父亲对我说：“明天 蒋介石派一架飞机来 送周恩来同志去苏联治病。我的胃病犯了 和他一起去苏联治病。要是小飞机 我就一人走 要是大飞机 我就把你也带走 到了苏联 你就又可以和你的小伙伴们在一块了。”

听了这话 我的心情可想而知。那一夜格外漫长 我是睁着眼度过的，心里老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希望是大飞机，希望是大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着急而睡不着。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 我起来就吵着要往飞机场赶。延安原来是没有飞机场的，后来因为需要 平出了一块大平地，就算是飞机场了。那天来了一架 24 座的飞机，据说是蒋介石的私人飞机。24座在当时就是大飞机了，父亲对我说：“来的是大飞机 你跟我走 我们先去见毛主席。”

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杨家岭，父亲去向毛主席告别，两人谈了

一阵 临走时 毛主席送给我们几块大洋。告别主席后 我们骑马来到飞机场。机场周围人山人海 围满了来看稀奇的老乡。飞机旁很多人来送周恩来同志。和周恩来同机走的有邓颖超、我父亲和我 还有高岗的儿子高毅。一看到高毅 我高兴得和他拉着手又蹦又跳 又有小伙伴了。送行的人群中有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看到我们都要乘飞机到苏联去，孙维世也动了心，她围着周恩来要跟着一起去。周恩来说 这要请示毛主席。孙维世也不含糊 当即骑上马 朝杨家岭飞奔而去。不久就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她告诉周恩来 毛主席同意了。那天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 毛主席的秘书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被保姆抱着也来看飞机，没想到陈小达一上飞机 就死活不肯下来 在飞机上号啕大哭 不管谁劝说都不行 眼看起飞的时间到了 周恩来只好摆摆手：“那就跟着去吧。”

一阵轰鸣声中，飞机腾空而起 向西北飞去 地面上的人和房屋渐渐变小了。我是第一次坐飞机 在机窗边 新奇地看着地面的延安 看着蜿蜒闪亮的延河 又想到了延安生活的岁月 想到保小朝夕与共的同学们，禁不住鼻子发酸。

在延安的一年多，我得到了父亲和张妈妈的关心和爱抚，学习了文化 长高了身体。更重要的是 在保小的一年多 我懂得了什么是组织、什么是集体，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就像一滴水和大海的关系一样，这给我将来的学习和成长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飞机在空中飞行了几个小时后，在兰州一个苏联空军的军用机场降落。抗日战争时期 苏联为了支援中国 派出了空军到中国对日作战，兰州机场是当时的空军基地之一。我记得机场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飞机 很多苏联军人来来往往。在延安时 我亲眼看到过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我们在延安的学校也被鬼子的飞机炸毁 现在看到这么多飞机 又听说是去打鬼子的 那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我睁大眼睛将那些飞机从头到尾，从上到下看了个够，真恨不得自己也能够驾着飞机上天 去打日本鬼子。在兰州 我们

和先期乘汽车出发的刘允斌、刘爱琴兄妹会合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见了我，更是喜出望外，他们没有想到我们又能一起去苏联学习，又能在一起生活、玩耍。几个小家伙在一块叽叽喳喳说起来没完没了。

在兰州停了三天，我们又和周恩来一起乘飞机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迪化那时在军阀盛世才的控制之下。盛世才是一个军阀兼政客，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和独霸新疆的目的，他摇摆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国、共两党不染指新疆，我就谁也不得罪。新疆与苏联接壤，出于利益的考虑，开始时盛世才在政治上对蒋介石保持相对独立，对共产党友好，积极靠拢苏联。为了赢得斯大林对他的信任，在斯大林生日的时候，他还亲自到莫斯科去祝贺。苏联为了南部边疆的安定，也积极拉拢他，给了他很多军事装备，这增强了他与南京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讨价还价的本钱与实力。1942年德军席卷全欧洲，进而侵略苏联，兵临莫斯科城下，日本法西斯横扫东南亚，势不可挡；蒋介石也想借机消灭共产党，在国内掀起新的反共高潮。盛世才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苏联完了，中国共产党也长不了，要给自己寻找新的政治靠山，于是在和蒋介石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撕下亲苏亲共的假面具，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就是在这时惨遭盛世才毒手的。但蒋介石早就对盛世才这些拥兵自重，不听调遣的地方军阀恨之入骨，蒋介石要的是新疆而不是他。在玩政治手腕方面，盛世才远非蒋介石的对手。在国民党统治了新疆后，蒋介石就把他晾在一边坐冷板凳，最后无职无权的盛世才黯然死在台湾。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到新疆团结争取盛世才与共产党走共同抗日的道路的。盛世才是一个狡猾的政客，他知道共产党在中国民众中崇高的地位与影响，也知道八路军的实力，他想利用共产党来达到发展自己实

力以抗衡蒋介石的目的。对周恩来的到来，盛世才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又是会谈 又是阅兵 又是宴请 又是参观 这给我们这些孩子也提供了到处玩的机会。有一次，盛世才请周恩来夫妇去吐鲁番参观，我们这些孩子不在邀请之列，邓颖超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 便提出要带我们一起前往 使我们得以在满目翠绿、香气醉人的果园里领略了各色葡萄的甘美与香甜。周恩来对我们这些跟随在他身边的孩子们说：“这里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好地方啊，将来我们一定要把这里建设得更美好。”

我父亲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留学苏联 俄语很好 在等候去苏联的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就跟着我父亲学俄语。周恩来知道了很高兴，专门把我们几个小家伙找到一起，和我们谈将来的学习问题。我们一个个七嘴八舌问个不停，周恩来很有耐心地逐一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最后郑重地对我们说：“你们是中国革命者的后代 到了苏联 要好好学习 锻炼自己。出来学习是党和人民交给你们的任务，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不要辜负爸爸妈妈对你们的期望。”

## 来到莫斯科

在乌鲁木齐我们前后共等了近一个月，才飞往苏联的阿拉木图，从阿拉木图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终于在 1939 年 11 月上旬抵达莫斯科。七天七夜的火车是极其枯燥无味的，幸亏和我们同行的一位老革命，他一路不停地给我们讲故事，帮助我们度过了乏味的旅途生活 我们都叫他“故事博士”。

莫斯科位于东欧平原的中部，是苏联的首都，也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莫斯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都市，1147 年由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创建，最初只是一个木头构筑的小城。15 世纪到 18 世纪莫斯科一直是沙俄首都。1700 年俄国沙皇彼得

一世从莫斯科迁都至圣彼得堡，1917 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莫斯科再次成为苏联的首都。即使是在 40 年代，莫斯科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面积 994 平方公里，城市人口 860 万。红场是莫斯科最大的广场，原名“托尔格”，意思是“集市”。1662 年改为“红场”，意思是“美丽的广场”。红场的知名度可以与天安门广场媲美，但面积比天安门广场小多了，红场面积 9.1 万平方米，大约只有天安门广场的五分之一。红场的地面全部由条石铺成，由于年代久远，凹凸不平的地面已被磨得光滑，显得古老而神圣。红场有很多著名的建筑物，有着九个金色洋葱头状屋顶的教堂是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又叫波克洛夫大教堂，是红场的标志性建筑，它是沙皇伊凡雷帝为了纪念 1552 年战胜喀山鞑靼军队而下令建筑的。

庄严神圣的列宁墓就建在红场。列宁墓色调肃穆凝重，由黑深红色大理石镶嵌而成。陵墓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墓顶为平台，供节日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之用。秀美的莫斯科河流经整个莫斯科市，并在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形成许多支流，莫斯科的名称就来自于它。莫斯科河全长 502 公里，其中流经市区约 80 公里，河宽一般在 200 米左右，最宽处在 1 公里以上。这里是最爱来的地方，我经常一个人在岸边对着河水默默沉思，缓缓流淌的莫斯科河似乎在向我这个东方的孩子诉说着它悠久而古老的故事。

克里姆林宫是莫斯科最大，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它是俄国历代帝王的宫殿，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与红场毗邻。宫殿的核心部分是宫墙内气宇轩昂、各具特色的建筑群。宏伟的建筑群体现了俄罗斯人的聪明才智。莫斯科就是从这个城堡逐步发展起来的。

莫斯科不光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同时它也是苏联重要的机械制造业基地。在沙皇时代，俄国工业领域渗透着大量外国

资本 所有的化学、电力工业企业都控制在外国公司手中。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政府把外国资本全部收归国有，同时大力发展电力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莫斯科的机械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从坦克到手表、从汽车到纺织品全都能够生产，完整的国民经济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对后来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野蛮侵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这些从战乱、饥饿、贫穷、落后、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的中国来的孩子们的眼里，莫斯科就是天堂之都。红场、克里姆林宫、各式各样的建筑物让我们目不暇接。宽阔的马路上汽车往来不息，大街上干净整洁，路上的人们衣着整齐，精神饱满。就这样，我们带着新奇、惊叹、羡慕的心情来到了苏联，来到了莫斯科。

## 国际儿童院

说到我们的苏联生活，就不能不提苏联国际儿童院。我们从小就远离父母，远离家乡，犹如襁褓中的孩子离开了哺育我们的母亲，是苏联政府的国际儿童院承担了养育、教育我们的义务。尽管现在不大提国际共产主义了，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段历史，永远不能忘记苏联国际儿童院，那里是我们长大成人的地方。当我打开记忆的大门，思绪便不由控制地穿过时光隧道，回到那令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茂密的大森林、蜿蜒流淌的莫斯科河、高耸的红场塔楼、浸透着我们欢笑的大草原和铺满皑皑白雪的原野、热情豪放的苏联人民、国际儿童院的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悠扬的歌声、璀璨的灯光、宝蓝的夜色、闪烁的星空……

1917 年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 唤醒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 促进了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工人党的建立 世界

各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革命是以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大多数人民自由与幸福的运动。革命者并不是苦行僧，他们也有着和所有普通人一样的家庭、亲人，当他们为了本国劳动人民的解放和自由浴血奋斗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时候，他们的子女犹如无依的小鸟，生活无着。有的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有的贫病交加，过早夭折，有的转手送人，不知所终。各国革命者子女的命运，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革命者也是人，他们的子女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救助和保护，得到教育和成长的权利。苏联作为革命率先成功的国家，主动承担起了这个义务。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起创办了国际儿童院，其宗旨就是收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的子女，把他们培养教育成人。

1926年，世界著名的瑞士莫泽尔钟表公司的经理去世，他的女儿、瑞士共产党员曼托拉·莫泽尔将其父亲的遗产全部捐献给了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决定由列宁的老战友、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主持在莫斯科南郊的瓦斯基诺建立国际儿童院。1928年8月1日，第一所儿童院——瓦斯基诺儿童院成立。这里森林环抱，小河流淌，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儿童院所有的学习、生活用具全部从瑞士购买。由于这一天是世界各国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纪念日，所以瓦斯基诺儿童院又被称为“国际红日儿童院”或“国际八一儿童院”。但瓦斯基诺儿童院的规模有限，只能接受六七十个孩子，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多，儿童院日显拥挤。斯塔索娃倡议在苏联著名的纺织城伊万诺沃建立新的国际儿童院。这一倡议得到伊万诺沃市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热烈响应，1929年8月20日，数万名伊万诺沃工人在纪念1905年革命的集会上，号召为建立儿童院募集资金，随即开始了坚持几年的星期六、星期天义务劳动。很快，苏联一些城市的劳动人民都为此事而动员起来，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等地的

群众都开展了义务劳动，为建设儿童院募集资金。1933年5月1日，一所较大规模的儿童院在伊万诺沃完工，为表彰斯塔索娃的特殊贡献，儿童院被命名为伊万诺沃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又称第一国际儿童院。当年夏天，瓦斯基诺儿童院的孩子全部迁到这里。伊万诺沃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先后接受了来自德国、奥地利、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美国、巴西、日本、朝鲜、伊朗和中国的数百名革命者的孩子。许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如英国共产党主席鲍利特的儿子、德国共产党几个领导人的子女、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之子、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之女和南联盟共产党主席铁托之子、美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尼茨之子等都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过。我的同班同学有蔡转、张芝明、沈林如、苏罗莎、刘莫洋 德国人爱娃、巴尔采 美国人季姆 巴西人谢瓦、拉谢尔达 朝鲜人维娃、帕克 印度尼西亚人苏拉娜、木素 罗马尼亚人玛娅、安格列斯库，真可以说是个国际大家庭了。

对于国际儿童们的学习和生活，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十分关心，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给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的一封信中说：“苏联当局通过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向你们提供了你们身体和精神成长、教育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你们要珍视这一切——使自己成为坚强和无限忠于列宁事业的战士。”“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你们还肩负着对你们祖国人民的义务，不要脱离本国人民 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要记住 你们或许还需要为打败你们祖国的敌人而斗争，现在还要为此做全面的准备，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出色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科拉洛夫、德国共产党总书记皮克、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巴西工人运动领袖路易斯·卡

洛斯·普列斯特斯、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瞿秋白、周恩来等人都曾到过国际儿童院看望孩子们。季米特洛夫在看望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时，赠送给孩子们 25 辆自行车。国际儿童院的老师中，除苏联老师外，还有一些外籍老师，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师哲、赵云蓉、韩铁生、朱家瑞等人到国际儿童院担任教师。几十年来，该院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的 2000 多名儿童。鉴于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和中国革命者孩子的现状，1936 年，常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共产国际协商，希望能在莫斯科郊区莫尼诺建立一所专门接收中国孩子的儿童院。1937 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又在莫斯科市郊建立国际第二儿童院，就是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此时恰逢“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产国际决定将莫尼诺儿童院作为专门收养中国孩子的儿童院。但随着西班牙内战日益激烈，大批西班牙孩子也来到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这里开始人满为患。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关闭，孩子们重返伊万诺沃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

## 丰富多彩的儿童院生活

莫斯科远郊有一个小镇叫洛西诺-彼得诺夫，这里的环境静谧而优美，一条小河绕着小镇蜿蜒流过，小镇的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宽阔的原野上，绿草如地毯铺向天边。这里人民善良，风景如画，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就坐落在这里。

在我们到达之前，这里已有很多中国孩子了。这些中国孩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烈士子女，如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中宣部长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蔡转，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

的儿子张芝明，江苏省委代书记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儿子郭志诚等。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林彪的女儿林小林，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我的姐姐张玛娅等。三是中共几批到苏联学习的干部留在那里的孩子，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的孩子等。我们这些中国孩子的父母亲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的精英，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不惜个人的家庭、子女甚至最宝贵的生命。如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赵世炎、张太雷、蔡和森、郭亮等都是在白色恐怖中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不畏艰险，英勇地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最后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的。我们的父辈们都是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没想到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又能在一起学习、生活 共同成长。

我们一到苏联的六个孩子，除了孙维世留在莫斯科学艺术外，其他五个人都到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从延安出发的时候还是炎炎盛夏 当我们横跨欧亚两大洲 历时几个月 到达莫斯科的时候 已是银装素裹、漫天飞雪的严冬了。初到新的环境 我充满了好奇心 和刘允斌一起 向比我们早到的中国同学问长问短 什么都新鲜。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 1937年就到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毛岸英的年纪也比我们大一些，他担任儿童院的儿童委员会主席 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头”所以他尽可能地把他所知道的情况都讲给我们听。

在儿童院 作为新伙伴 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们几个刚到的小伙伴身穿统一的黑色衣裤，脚登厚厚的毡靴，由老师领着我们来到灯光明亮的儿童院礼堂。礼堂里全体中外儿童身着统一的服装 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 向我们热烈鼓掌。尽管室外冰天雪地 寒气逼人 尽管老师们的语言我听不懂 但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们的笑脸和热情的掌声犹如灿烂的春光，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暖。

我看了看刘允斌、刘爱琴 他们也和我一样激动 我的感觉是我又有新的家了。

1939—1941 年上半年的苏联，正是大规模开展国内经济建设的时候 苏联人民精神奋发 斗志昂扬 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 使我们真正感觉是到了天堂。

## 闯过语言关

来到一个和自己原来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地方 头两天的新鲜感消失以后 我们立刻感受到了极大的困难 最主要是语言问题。语言不通 老师叽哩哇啦连说带比画 我们就是不明白 双方都着急 脸憋得通红。看到身边的中国同学用熟练的俄语和老师交谈 我非常羡慕。几天下来 我们几个新来的同学都明白 语言关过不了 就没法学习。不能学习 我们千里万里来干什么 如果不过语言关 来了苏联也是白来。不光我们着急 儿童院的老师们也着急，学校专门为我们配了一个俄文老师给我们办俄语补习班，帮助我们尽快过语言关。

赵施格是在苏联长大的，他告诉我们，学俄语要从字母发音开始。听他这么一说 我立刻想起来苏联的路上 爸爸曾经教过我们俄语字母的发音 并告诫我 学俄语，一定要过发音关。但我们中国孩子都发不好“P”这个舌颤音。刘允斌也在为语言问题着急 他找到我说 要每天早晨 5 点起床练发音。我们俩一拍即合，从那天起 我们俩天天一大早就爬起来 跑到儿童院的大门外 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站在空旷的原野里，放开嗓门大声背诵俄语字母。俄罗斯冬季的严寒是举世闻名的，当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一直攻进了莫斯科，但在俄罗斯严冬的暴风雪下，几十万大军狼狈逃窜。1941 年德军也是兵临莫斯科城下，在冰天雪地的严寒里 士兵大量冻伤减员 最终在莫斯科城下遭到全歼。我和刘允斌

两个中国少年，对俄罗斯严冬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站在冰冻的旷野里，尽管穿戴整齐，但严寒像千万只钢针扎向露在外面的脸蛋上，嘴一张开寒气就呛得人发不出声，不一会儿全身就冻得发僵。要坚持每天早上起来读俄语，没有坚强的毅力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和刘允斌两人互相鼓励，为了学习，为了能在苏联留下来，我们硬是挺过来了。我们究竟是儿童，对语言的感受能力比较强，儿童院里也有很多帮助学习的看图识字画片，有了老师的耐心教育和这些东西的帮助，就在和严寒较劲的过程中，我们的俄语也渐渐地入门了。我们先是背单词，然后背句子，再往后就能背一些短课文、诗歌。我们每天早上摸黑出去，一直到旭日东升才回来。迎着初升的朝阳，我们嘴里大声地朗诵着，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通过学习俄语我体会到：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只要你战胜了自己，你就能打开成功之门。

初步掌握了俄语后，我们和老师、同学们的交流就顺利多了。通过语言这把钥匙，我打开了吸取知识养分的宝库，阅读了大量的通俗少年教材和简明文学作品，既学习了语言，又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1940年我们全体中国儿童从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搬到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在这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在过了语言关后，我来到苏联当地的学校，参加全日制的学习。我们在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年纪大小不等，大的像毛岸英、苏河清、蔡博等已经有十六七岁了，而小的只有四五岁，国际儿童院按我们的年纪区别对待，小的在儿童院养育，大的在附近的学校就读。学校离国际儿童院不远，大概有一公里多。平时石子路还很好走，但冬天，路上的积雪厚时可达一米，走起路来可就惨了，有时不是走，简直就是爬。好在我们那时年纪小，在国内又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雪，连走带爬，连打带闹也不觉得累。我和刘允斌等一些小伙伴白